

吴玉林 著

空白地带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文艺出版社

吳 空 玉 白 林 地 著 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空白地带/吴玉林 著. -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5

ISBN 7-5321-2677-3

I.空… II.吴…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29943 号

责任编辑:徐如麒

特约编辑:胡永其

封面设计:徐 徐

空白地带

吴玉林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csl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lcsm.com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4 插页 2 字数 339,000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100 册

ISBN 7-5321-2677-3/I·2083 定价:22.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021-64780222

第一章 >>

事先似乎没有什么预兆，车祸突如其来地降临到我的头上，跟我一起倒霉的还有莫漠。

我躺在病床上，身体僵直，眼望着被牵引架固定了的左脚，大脑思维在半梦半醒的意识中荡来荡去了三四天后才彻底清醒，总算捕捉到了关于这场差点要了我的命的车祸的诱因。尽管这些诱因只鳞片爪，或许在旁人看来有些牵强，但我确信，冥冥之中，我必须遭受这场劫难。

老天要惩罚我，同时也惩罚了莫漠。我那辆心爱的乳白色广本雅阁更是被撞得惨不忍睹，差点儿支离破碎。这辆车我买了还不到两年，花三十多万元，在我和刘瑶离婚时，我们俩曾为这辆车的归属而争得不可开交。好在我当初购车时没有把车的产权直接写在自己名下，而是挂靠在朋友的单位中，最终刘瑶想夺取“广本”的阴谋没有得逞。我还清楚地记得在刘瑶失望的眼神里面暴露出来的那种怨毒和愤恨，她对着洋洋得意的我龇牙咧嘴地诅咒道：“徐北，做人不要把事做绝了，看你会有什么好报应，我得不到，你也甭想得到。”

我耸耸肩，越加得意：“得了，得了，刘瑶，有本事你把‘广本’抢回去呀，或者，你有种把它砸了。”刘瑶气得把手中的小坤包狠狠地朝我摔来，我一闪，小坤包落在地上翻了个滚，躺在了“广本”的左前轮下。

现在想想，我那时的样子在刘瑶眼中一定是十分可憎，或者说近乎无耻。

与刘瑶恶劣的心情相反，我内心十分地愉悦，简直欣喜若狂得难以言表，这主要是因为我和刘瑶抗战半年有余而今终于有了结

果。不是吗，离婚，让我重获自由。自由啊，自由，多么宝贵，多么来之不易。再感慨下去，我差不多要热泪盈眶了。

当我拉开车门准备发动时，冷不防刘瑶一把拽开车门，恶狠狠地盯着我说：“徐北，看在六年夫妻的情分上，我最后对你说一句，小心你的那位小情人，不要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你的霉运开始来了。”我不屑理她，在法律上我和她什么都不存在了。车子起动的当儿，我听到车屁股后一声轻响，不用说，一定是刘瑶狠狠地踹了车一脚。从后视镜里，我看到刘瑶正半蹲着，跷着一只脚，用手揉搓着。

他奶奶的刘瑶，现在真的被她说中了。

现在该刘瑶偷着乐了。

在我恢复意识后，一些朋友开始陆陆续续地来探望我。

“怎么样，感觉好点了嘛？”老成持重的华波轻声问道，还帮我掖了掖被子。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没事，兄弟。”张尧强咧着大嘴蹦出一句令我欢欣鼓舞的话。大嘴张真是个实在人。

“你小子中了‘头彩’了，不光‘杠头开花’，而且成了铁拐李的徒弟。”牛远平指指我缠满纱布的头，又指指吊起的左脚一脸坏笑。这个“牛卵子”，狗嘴里永远吐不出象牙。

一个来个，一个个又去了。有的带了鲜花，有的带了这个“膏”、那个“盒”的营养补品，更有的在我床头垫被下塞些钱。反正做足了“礼数”。我无法动弹，手也变得异常僵硬，不能跟他们亲切握手，加之心情又很差，无法说些笑话调节气氛，只能勉强地笑笑一味地道谢。

谢谢，谢谢，到底是朋友啊，看看这就是友谊，这就是感情嘛。

朋友走了，病房里冷清了，我开始感到孤寂。不知是谁把我安



排在这个单人病房中，四壁惨白，日光灯也是惨白，贼晃晃的刺得满目生疼，让人很不舒坦。

我不知道莫漠的伤势究竟如何。车祸对于我来说所能回忆起的仅是撞击时的一刹那。之前，我和莫漠在这个城市著名的“天堂鸟”夜总会的迪科厅疯狂扭动了近两个小时，出来时天正下着毛毛雨，地上湿滑滑的。坐在车上，莫漠说，开慢点，视线不好，不要乐极生悲。我轻笑道，嘴毒，无缘无故的说这话，放心，你老公闭着眼都能把车开回家，而后，我捏捏莫漠那小巧秀挺的鼻子，又问，上你家？还是我家？莫漠说，到我家，你敢吗？明知故问。莫漠的口气中掠过一丝嘲讽。我操，我说，你老妈老爹真不开窍，女大不中留，何况我们都……下半句话我缩了回去，我潜意识里想说我们都不知睡过多少回了，你老爹老妈还装蒜，但又怕这话太难听，莫漠听了会跟我犯急，便住了口。开你的车，思想集中，看你晚饭的酒还没醒。莫漠拍了一下我的头，嗔斥道。

广本雅阁真好使，轻轻一提速，就溜得贼快。喝了酒，跳了舞，我整个人变得有些亢奋，脚底踩油门便不知轻重。我左手操纵着方向盘，右手抚摸着莫漠光滑柔顺的长发，还时不时转过脸看看她俏丽的侧影，想象着一会儿到了家又是一番天翻地覆的云雨之乐，整个人似乎也随着车轻飘飘起来。

雨越下越大，越来越密。雨刮器开成最大档也有些不顶事了，眼前一片模糊，昏黄的路灯被雨水打散的光碎在路面上。莫漠嘴里叫嚷着小心、小心，我却倍感刺激，车在我的控制下，丝毫没有减慢的意思。这条路对我来说太熟了，一天不知要开多少次，有几个弯，几个岔口，几个红绿灯，甚至于几个坑，我都心里有数。何况这么晚了，路上几乎没有车，没有行人……

一片炫目的强光掠过，一阵刺耳的刹车声响起，一个庞然大物黑鸦鸦地压了过来，接着是钢筋和铁皮的撕裂声，莫漠“呀”的一





声充满恐惧的尖叫,我的意识一下出现真空:“完了,完了。”破裂的挡风玻璃像天女散花般夹杂着四月冰凉的雨水劈头盖脸地打向我们,我的小腿骨、左手、脸一阵刺心的疼痛,鲜血和雨水模糊了我的双眼,在失去知觉之前,我无力地向莫漠望了一眼,天昏地暗,看不清莫漠怎么了,只发觉她耷拉着脑袋,一动不动。

这里需要插一段说明的是,一个多月后,我康复出院,在公安分局工作的牛远平给我带来了当时的事故现场照片。我看到我那漂亮的广本雅阁被它的“对手”——一辆加长的集装箱卡车撕破了整个“头脸”,侧转了车身趴在马路中央,而那辆“集卡”似乎毫发无损。据牛远平的同事说,当他们到现场时,我已不省人事,满脸满身的血水、雨水,在皮尔·卡丹西服包裹下,我扭成了一团,已经休克;而莫漠只是额头受了轻伤,但因惊吓过度也处于昏迷状态,花容失色。由于车门严重变形,他们几个用铁棍费了好大的劲才把门撬开,拖出我俩送上了随后赶来的救护车。

这一天,2002年4月15日夜23时09分,我永远不会忘记。

据我所知,那天比我更倒霉、更悲哀的还有另一批人——同一天上午10时45分左右,中国国际航空公司一架北京飞往韩国釜山的波音767客机在韩国釜山金海机场附近坠毁,机上共有166人,生还38人,惨不忍睹。

我在向这些无辜的遇难者致以最沉痛的哀悼的同时,也庆幸自己拣回了一条命。

这次事故,我负主责(尽管有牛兄弟帮忙,但我嘴里的酒精成分是跑不了的,现在执法讲究证据,这叫铁证如山,没得商量),直接经济损失12万元。车祸后的第三天,即4月18日,上海浦东举行庆祝开放开发12周年大会,我心仪已久的一名著名女歌星上台唱了一首歌听说就拿了12万元。我的鳄鱼牌公事包里还躺着那天晚会的请柬,因为这场车祸使我无缘目睹她的芳容。后来,我跟

张尧强、牛远平、华波一起喝酒扯谈时说，她收“米”（我们这里把钱称之为“米”）时的心情和我付“米”时的心情那绝对是一个巨大的落差——天壤之别，哇塞。

牛远平牛卵子说，徐北同志，如果她是你的情妹妹，那么你即使再出五次、十次车祸也不会破产。我二话没说，拿起啤酒杯走到牛的面前卡着他的脖子直往他嘴里灌啤酒，牛远平嗷嗷大叫。

我兴奋异常，牛卵子，叫你说，说，说，割了你的卵子，看你还老卵不老卵。

“你醒了？睡得还真舒服的呢！”

刚睡醒，我还有些迷迷糊糊，蒙蒙眈眈睁开眼，看到了一张熟悉的、似乎洋溢着亲切但又有些幸灾乐祸的脸。原来是刘瑶。

“怎么是你？”我猛一挣扎如同受惊的驴叫唤起来。我的挣扎无济于事，我整个人几乎被固定在床上，一动反而扯痛了伤口，疼得我龇牙咧嘴。

“我来看看孩子她爹，不可以吗？”刘瑶站在我床前，双手交叉抱在胸前，一脸似笑非笑，阴阳怪气，看着我一副痛不欲生的样子，她似乎丝毫没有怜惜之感。

“雨儿呢，她怎么没来？”我有气无力地问。

雨儿是我和刘瑶生的女儿，正在读幼儿园中班，我和刘瑶离婚后，女儿跟了她，因为刘瑶的工作时间不稳定，所以女儿就全托了。一星期回来一次。

“你还想到她呀！我以为你早把这个女儿给遗忘了呢。”刘瑶美丽的唇边露出一丝讥讽。

“别老跟我这么怄气好不好，我刚才还梦到雨儿呢。”

“跟你怄气，我有这个闲工夫，也不看看你现在成了什么样子，女儿看了不怕才怪！”

我苦笑道：“是，是，你想得周到，你也不要告诉她我遭遇了车祸，雨儿聪明着呢，小孩子家也会心痛。”

“我懒得管，这是你们父女俩的事。”顿了一下，刘瑶又说道：“看来你现在是英雄气短了，怎么样，遭报应了吧？”

这个刘瑶，简直是没人性。真是最毒妇人心，我忿忿地想，在这当口还跟我说这话，要是在往日，我早一巴掌挥过去了，而今没法了，只能任由她糟踏了。我知道，她肚里有气，为着半年前的离婚大战，现在，正是她看好戏的时候了。

“谢谢你半年前的诅咒，还好没死，让你失望了。”我强忍怒气，冷冷地说。

“哟，不要把我想得那么坏好不好，我跟你一样都受过高等教育，素质没这么差吧。我可没有咒你死。不过，看你现在不死不活的样，也真替你难受。”刘瑶嘻笑着，话语轻巧巧的。

我真的忍受不住了，绷着脸：“刘瑶，你好了没有，如果你真是来看我的，你总要客气一点吧，如果你是看我笑话的，那么也请你尊重一下你自己的人格。”

“尊重？人格？”刘瑶的面色一下肃然起来，眼神中透出一种忿恨和不平，“你徐某人扪心自问一下，如果当初你想到了尊重，想到了人格，我们的家会拆散吗？我今天会这样对你吗？亏你说得出口。”

我无言，努力把头转向另一边，不去看刘瑶由于激动和愤怒而有些变形的脸——要在平日里，这张脸说不上漂亮，还是挺清丽动人的。而现在，上面已刻满了恶毒——我认为这样形容并不为过。

刘瑶看我一副拒绝与她对话的样子，便探下身，一只手拨弄着我的脸盘。我们头对头挨得可真近，我连她的呼吸声都闻到了，还有那淡淡的发香——夫妻这么多年，我知道她欢喜用飘柔，以至于我也喜欢用这种品牌的洗发水，不过漠漠不喜欢，她爱用沙宣。刘

瑶垂下的发梢轻擦着我的鼻翼,让我忍不住想打喷嚏。

“徐北,认真地问你一个问题,我到底是你的第几个女人?”刘瑶的语气中透着一本正经。

这个神经女人,我真是哭笑不得。

“你说呢?”我反问。

“跟你夫妻这么些年,我真的真的对你很陌生。我不知道你身边有多少女人,我不知道你到底有没有钱,我更不知道你每天心里在想些什么,真是悲哀啊!”刘瑶口气中充满无奈,满心酸楚的无奈。

“现在,这一切对你来说都不重要了。”我说,稍顿了一下,我微闭了眼,深深吸了一口气,“刘瑶,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你是我第一个真正拥有的女人,是把我从男孩变为男人的女人,这个回答你满意吗?”

“那你后来怎么会变得这个样子?我真的越加不认识你了。”

后来?后来怎么了,我不是活得挺滋润的吗。是的,我是变了,有时候连我自己都不认识自己了,但这能怪我吗?该诅咒的是生活的贫乏和无奈、家庭的琐事和矛盾、朋友间的真诚与虚伪、利益的诱惑和追逐、竞争对手间的倾轧和阴谋,还有各种各样所肩负的责任已经把我们这些所谓的现代人压榨得表里不一,甚至一无是处。现在蔓延着一种病毒,它悄悄地腐蚀着我们的身和心,直到左右我们的灵魂。这一切的一切,你刘瑶不是不懂吧,亏你还是学哲学的,什么叫辩证地看待事物,你连这点都没有搞清楚,就想来教育我?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是你教育的对象,我连屁都不敢放一个,不是我不会说,而是我让着你,宠着你,如果锣对锣、鼓对鼓地摆开阵势,我这个中国语言文学系的本科生难道会输给你,真是笑话。

我沉默,沉默是金,这是一种蔑视,也是一种无言的抗争,多少



年来,这是我对付刘瑶最强有力的武器。

刘瑶看我不吱声,有些失望。她轻轻拍了拍我的脸颊,似乎挺温柔:“徐北,我也不想争辩了,没味道,我们都这样了,多说也无济于事,说老实话,开初听到你受了重伤,我心里真很意外,也很难过,今天确实真心来看望你的。”

听着这些话,我心里特感动,轻轻地握了握刘瑶垂在床头的手,把一丝感激传递给她。

刘瑶察觉到了,话锋一转:“不过,你不要自作多情,我今天不是特地看你一个人的,忘了告诉你,我的男朋友也住院了,胆囊发炎,要开刀。”

男朋友?刘瑶有男朋友了?这我倒没有想到过,自从我与她分手后,几乎没有她的音讯,我已经把她淡忘了。除了有时去接雨儿碰到她外,我没有感觉到这个人存在过。

刘瑶看出了我的迷惑,轻笑道:“怎么,只许你身边彩蝶飞舞,而我只能独守空房?我是女人,一个三十刚出头健康的女人,我要工作,还要生活,还有情欲。”

“不,不,我是说……”我不知怎么表达好,想了半天才道:“我以十二万分的诚挚恭喜你找到了幸福。”

“去你的徐北,听到这个消息是不是心里特酸溜溜的?”

我心里酸溜溜?被刘瑶这么一说,我还真的有这种感觉,这倒挺奇怪的,啊呀,这个女人不简单,连我内心的一丝波动都被她看穿了,洞若观火,一语中的。

刘瑶抬抬手看了看手表:“哟,时间不早了,我该走了。”她又捋了捋头发后向我伸出手说:“来,握一下,告个别。”

我艰难地撑了撑腰,向她摇了摇头:“免了吧,我的腿骨折,不希望你把我的手也给弄断了。”

刘瑶轻笑一声:“我有这么歹毒吗?我看你是以小人之心度

君子之腹。”

“不，我这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如今这个社会人心叵测；世事难料。”我半是戏言，半是认真。

刘瑶无奈地摇了摇头：“徐北，也许就是你这种心理作祟，才会使你我分道扬镳，我总发现你的心里有些阴暗，看事物消极，话反过来，你倒是问一下自己，你是君子，还是小人，是‘好人’，还是‘坏人’？”

没容我说话，刘瑶已别转了身向病房门口走去。

病房恢复了死寂，用我小学作文里常描写的一句话就是“静得连一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够听到”。我被我的前妻刘瑶摧残得体无完肤，大脑中一片空白，双目变得空洞。病房的门合拢了，我又被隔绝在惨白的世界之中，这狭小的空间，这充满着福尔马林的空气，把我逼到了一种十分颓唐而无奈的境地。

刘瑶，这个女人已变成了一个十足的“怨妇”——对，她现在就是怨妇，一个每天在诅咒和怀恨中要把我撕裂的怨妇，因为我改写了她的人生，撕破了她高贵的知识女性的面纱。

奇怪，她今天为什么一句都不提莫漠，她以前最恨的应该是她，因为莫漠的出现，使我们原本并不鲜活的婚姻加速了死亡的步伐，最终使我作出了坚决的举动，与同寝共枕了六年的她一刀两断。

好奇怪，好奇怪……

我的头好痛，好痛，浑身在冒冷汗。我在坠落、坠落。如一个溺水者在一个巨大的漩涡中下沉、下沉。

快来救我！

我的眼前闪动着刘瑶那张充满幸灾乐祸的脸，一会儿又化作无数的魑魅魍魉，狞笑着向我扑来——伪君子，拿命来。

我是正人君子，我是好人，我不是小人，我不是坏人……我不



想死,我真的不想死……

快来救我!!

我的声音苍白而无力,呼吸越加急促和困难,窒息的感觉溢满全身,我手舞足蹈,企图撕裂越来越沉重的黑暗,但越是这样,却越加无法动弹。

快来救我!!!

我屏足了力,举起手伸向床头的紧急呼救铃……



第二章 >>

“人之初，性本善。”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不知为什么，有一段时间，我脑中一直盘旋着这两句话，且越捉摸越觉得有意思。当然，我并不认为这是真理，我捉摸着这是不是老古的孟子啊那些圣人们因为看到人间的恶事太多了，聊以自慰吧。我不明白的只是生和死之间又为几许呢？

做学生的时候，好像学过，说什么人生犹如“白驹过隙”，但屈夫子又说“路曼曼其修远兮……”当时挺明白，可现在倒好，岁数一大把一大把地往上蹿，却越加糊涂。

当初，我还在教育局上班时，就和办公室的同事考证过一个问题：生和死之间的距离到底是多少？

回答者千奇百怪：

有人说，如果按年龄算，可能五十、六十、七十……甚至一百年吧。

也有人说，划分古人与今人，这算法不准确，就拿咱中国人来说，现如今由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卓有成效，加之医学发达，就比解放初增加了二十多年的平均寿命嘛。

于是，又有人起哄，咱兄弟姐妹熬吧，熬几十年，等科学家可以通过基因自由“繁殖”咱们的各种器官，咱同胞们就长生不死了。

我乐，脸上洋溢着得意之情，为我一个噱头引发的生死大讨论而沾沾自喜。

在闹哄哄中，我公布答案——生与死之间只有五十厘米的距离。

“滚你的，徐老师。”我的同事，那些贵为师尊的兄弟姐妹对我



的谬论不屑一顾，且大有群起攻之的味道。

我一本正经地板了脸说道：“有史为证，你们知道绍兴有个大禹陵吧——对，就是那个治水的大英雄的陵墓。陵里面有两个碑，一个叫生碑，一个叫死碑，两碑之间的距离就是五十厘米，游人们到此都会去摸一摸，但切记，先摸‘生’后摸‘死’，先生后死嘛，千万别摸错，不然，又得不知等多少年，再来一个轮回，重新投胎做人……”

“胡扯，上当。”“歪理十八条。”同事们向我发出一片嘘声。

我假装急了，嚷着：“不信，你们可以去看嘛，大禹陵入口处牌坊上的字还是中央领导题的。”

其实，坐机关也真是无聊乏味，我们就这样常找出一些自以为新奇的话题打发时日。

这生死碑的事，我是从我的朋友华波那里批发来的，这小家伙曾经是我们区里的团委书记。若干年后荣任区属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实权还蛮大的，后来我奔赴新的革命岗位时沾了他不少光。这是后话。

说来说去，人性的善恶其实就在这五十厘米的距离之间游来荡去。稍有偏颇，“善”就成了“恶”。

刘瑶在我病床前所说的那些话一直让我无法平静，此后的一段时日里，我没事就捉摸着她对我所作的所谓评价，越想心情越浮躁，越想也就越害怕。

我发现若按现实情况来看，我这种人的品行或者说所谓的道德水准，是不少人所拥有的，时常游动在优势和劣等两个层次中，一不小心，就会以从容不迫的肆无忌惮，应对卑鄙龌龊的鲜廉寡耻。有时候简直他妈的称得上道貌岸然。虚伪、自私、无耻、卑鄙……什么乱七八糟的恶念在脑海中常常左冲右突，什么庸俗无聊的话都想说，还要竭尽伪装之能事。这个结论，让我有些心惊

肉跳。

我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我很糊涂。

我不是正人君子,谁是正人君子?

我不是好人,谁是好人?

看看我的履历,不是我牛气,十个人中最起码有九个人会说,这小子不错。我当初从大学毕业分配到中学,转了一圈后作为青年干部培养对象调至区教育局,过了没多久就升任办公室主任,还不是因为我有光灿灿的履历?

从小学一年级直到毕业,我一直是班干部,甭管是小队长中队长,反正也是属于有“级别”的一类,可以指挥别人。

中学时代,有了学生会,我就被选为副主席,这一做,就一直做到高中结束。这些张尧强、牛远平都可以证明,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他们就一直紧密地团结在我的周围,直到现在,还屁颠屁颠地跟着我,至于华波,在大学时,跟我上下铺,在系里他担任学生会主席,领导着我,而在班级中,我是班长,领导着他,所以我们相互维护(当然,还称不上狼狈为奸,同流合污)。这些人都是以铁的事实证明我当初的优秀。还有我家里那么多的荣誉证书、奖杯、奖牌也曾让刘瑶自豪,是她把它们放在了书房最显著的地方。

我和大嘴张尧强、牛远平是属于幸运的。高中一毕业,我们分别考取了大学——大嘴张一不小心进入了水产大学,用牛远平的话说,谁叫你的嘴长得这么大,到水产大学学渔业养殖吧,准撑死你。大嘴张尧强则一脸丧气和茫然,直到迈进大学门口,他都搞不清这水产大学究竟是做什么的,是不是就如牛远平说的“渔业养殖”,他的兴趣其实在于物理、机械的研究,但高考分数达不到交通大学或中国科大的录取线,一划溜就溜进了水产大学。牛远平则挺神气地考入了公安专科学校,虽说只是大专,但此大专似乎比



大嘴张的那个本科含金量足得多。牛远平本来就说过，他如果考不取大学以后就不会考了，干脆去当兵——这小子的身体条件不错，我们常说他“硬件过硬”，何况他父亲本来就是军人，曾在山海关的航空兵基地官至团级，因为牛远平的母亲不愿意随军，只好忍痛转业。我们小时候都挺怕牛远平父亲的，背后都叫他“牛司令”。别看牛远平在外面挺牛皮、挺霸道，但在他父亲面前，根本是闷屁不放一个。“牛司令”转业到地方后，官职减去一级，到县里做了个劳动局副局长，这也相当不错了。那时候我记得求他的人可多了，牛远平家里永远有吃不完的水果、糖、烟、酒，这让我们这些平民百姓的孩子着实羡慕不已。牛远平挺讲义气，上学时就常在书包里夹带些东西给同学尝鲜，当然，他更喜欢拍我和大嘴张的马屁，因为他常常有求于我们。大嘴张虽然比较木讷、老实，但学习成绩一直保持在年级前五名，而我嘛，好歹也是班干部，县官不如现管嘛，自然得益不少。牛远平能考上警校，也多亏了他有个好父亲。其实牛远平的高考分数根本不够进入警校，连好的中专都有些危险，好在“牛司令”以前的战友刚巧也转业到了地方，在市委政法部门担任要职，于是疏通一下关系，牛远平就以“身体条件好，体育比赛获得过市级名次”的理由特招进了警校，一转眼，毛头小伙变成了“人民卫士”。同学中除了我和大嘴张清楚这当中的关系外，没人知道。不过这家伙很伤我们，尤其是他父亲的心，按说也算是科班出身吧，但警校毕业都十年了，却一直在交巡警支队做着个处理事故的小民警，没捞上个一官半职。“牛卵子”的绰号在小学他就有了，当时也没有特别意思，反而到了社会上，这绰号就有些名副其实了，光大个个却中看不中用，老卵也老卵不起来——当然，这仅是我和大嘴张、华波对他的评价，他和他的另一些朋友倒是以为他活得很潇洒的。放在前几年，牛远平嘴上叼着根大中华常嘲笑我们都是知识分子的一副酸样，袋里没几个钱